

評林玉茹著

## 《國策會社與殖民地邊區的改造：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東臺灣的經營（1937-1945）》

林靖修

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 摘要與研究貢獻

在 2002 年到 2008 年對於臺灣拓殖株式會社(以下簡稱「臺拓」)在東臺灣活動的研究基礎上(e.g. 林玉茹 2002a, 2003, 2004, 2008),《國策會社與殖民地「邊區」的改造：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東臺灣的經營（1937-1945）》(林玉茹 2011)共有六章，依序分別為：(1)緒論；(2)經營系統：特殊的「邊區」機制；(3)土地開墾與栽培事業：國家與企業共構下的農林開發；(4)移民事業：軍需產業與移民政策的轉向；(5)投資事業：資本主義化與工業化的推動；與(6)結論。該書的主要研究目的在於探討「戰時經濟體制下殖民政府如何在日本帝國的整體戰略布局下，透過國策會社積極進行殖民地「邊區」的資源發展，並進一步探討國家、企業以及區域發展之間的關係」(林玉茹 2011: 14)。

「臺拓」在 1936 年(昭和 11 年)成立，該會社作為「府廳當局的『經濟實行機關』」(林玉茹 2002a:4)，以「經營臺灣島內與華南、南洋地區拓殖事業，提供拓殖資金為營業目的。」(林玉茹 2011: 34)。「臺拓」成立的目的有四：(1)確立南進政策，(2)管理和開墾島內未完全開發及官有地，(3)發展農業多元化，(4)推行臺灣工業化。自 1937 年「臺拓」在臺東設立出張所之後到 1945

年終戰為止，該會社一直扮演著殖民政府開發東臺灣地區的重要角色。

本書的貢獻在於，藉由探討在 1937 到 1945 年之間「臺拓」的東臺灣開發歷史，為讀者們搭設了一個具有多重時空的歷史舞臺，以及提供一個關於日本殖民末期東台灣地區區域發展的清晰圖像。以下就時間與空間，以及殖民帝國與「邊區」的時空斷裂等三個面向說明本書的學術貢獻。

就時間面相而言，該會社之所以承擔起開發東臺灣的火車頭主要的原因，一方面，在於殖民政府企圖利用國策社會的開發模式改善過去以私人企業開發東臺灣面臨資金與人力不足的問題。另一方面，該會社擔負執行國家政策的任務。在臺東地區發展熱帶栽培事業，此項事業是殖民政府南進政策的重要環節；而隨著中日戰爭與太平洋戰爭的爆發，為了供應日本殖民帝國的軍備需求，該會社旋以善用花蓮地區豐富的礦產資源與花蓮港之便利交通發展重工業。透過描述「臺拓」的投資事業項目與策略的轉變，作者說明東臺灣地區如何在殖民政府的經濟政策規劃下，從以「農業臺東」為發展重心轉向「工業花蓮」的歷史變遷（ibid: 56, 66, 76, 206, 252-9）。本書所描述從 1937 到 1945 年作為殖民帝國「邊區」的東臺灣殖民經濟史不但可以銜接「臺拓」尚未進入東臺灣地區之前的區域歷史；也提供一個思考戰後乃至於當代東臺灣地區清晰的歷史脈絡。

就空間面相而言，從「臺拓」的經營與日本殖民政府政策之間關係的討論，作者說明了在殖民政府統治末期，即便東臺灣作為殖民帝國的「邊區」，其區域發展不僅和臺灣的政經環境相連，同時也被納入日本殖民帝國在亞洲地區的整體佈局與戰略思考。「臺拓」在東臺灣的發展歷程也緊扣 1930 年代與 1940 年代中葉瞬息萬變的國際局勢，在臺東地區的熱帶栽培事業不僅受到國際市場波動的影響，該事業所培育的人力、物力與財力更成為殖民帝國南進經營東

南亞地區的重要資產。花蓮地區的重工業，例如石綿事業的發展，則成為在戰爭時期的「殖民地飛地工業」（ibid: 247），是帝國軍備工業重要環節。這樣宏觀的歷史視野有助於打破「前山/後山」或「中心/邊陲」等二元對立的僵固思考框架。

透過耙梳歷史檔案以貼近當時「臺拓」在經營東臺灣邊陲地區的實際狀況，作者巧妙地帶領讀者理解到殖民帝國中心與被視為是帝國「邊區」的東臺灣之間的時空斷裂。以作者在第四章〈移民事業：軍需產業與移民政策的轉向〉探討「臺拓」在東臺灣地區推移移民政策的失敗原因為例，作者闡述了一個帝國「邊區」想像與實際狀況之間的落差。原本殖民政府希望透過有系統且大量地引入「內地」日本移民開拓東臺灣，提供在臺東地區從事熱帶農業與在花蓮地區投入農業與工業的人力，但事與願違。反而，為了尋求足夠的人力以應付「邊區」開發，殖民政府一方面採用承包制度與「蕃人授產」的方式讓原本「邊區」的人力能有效運用；另一方面則是大量引入西部的「本島人」來填補產業發展的人力需求。與此同時，隨著基礎交通建設的完備與理蕃事業有成，加上豐富的物產資源與遼闊土地，東部「邊區」也吸引西部漢人自願移住。在此情況下，日本殖民政府也必須調整「內地化東臺灣」的政策，轉而以務實的態度與民間一起促進本島人移民東臺灣。反思在東臺灣推動內地移民政策的失敗原因，作者提出該政策其實是配合「帝國中央的殖民想像」（ibid: 185），但實際成效卻相當有限。

同樣地，帝國「邊區」想像與實際政策執行之間的落差也反映在第三章〈國策會社與殖民「邊區」的改造：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東臺灣的經營（1937-1945）以及在第五章〈投資事業：資本主義化與工業化的推動〉的討論上。在這兩章，作者說明了「臺拓」為了配合殖民政府的「邊區」開發政策與因應不同時期的需求，在臺東地區所推動的熱帶栽培業與在花蓮地區的工礦業的軍需產業。就政策執行而言，實際情況卻無法按照原先規劃進行，有時必須因時因

地制宜做部分微調；甚至在某些時候基於時空背景的改變或執行成效不彰等原因，「臺拓」必須放棄政府原先所擬定的政策。

綜觀「臺拓」在東臺灣地區的經營歷史，作者提出，在「臺拓」經營東臺灣的時期，就目的與市場而言，戰時東部的熱帶栽培業與工業化並非基於地方需求，與殖民地「邊區」經濟的內部關連不大，卻是配合殖民母國的市場與軍需，是日本戰爭經濟體制的一環，而採取趕鴨子上架式的發展策略有其局限性。然而，這樣時空的斷裂卻無損於「臺拓」對東台灣區域發展的貢獻，如作者所言，「邊區」全面開發、經濟現代化與資本主義化在戰後該地區的發展扮演重要角色，並且讓東部的產業開發具有殖民地飛地經濟與殖民遺產的雙重性（ibid: 270-271）。

透過作者的細緻鋪陳與討論，我們可以理解到，雖然帝國的「邊區」想像無法順利且全面地透過「臺拓」的經營進而按部就班地改造東臺灣，但是在殖民政府與「臺拓」在 1937 年到 1945 年間的產業發展的持續推動下，東臺灣的自然、都市景觀與人文地景（landscape）卻產生劇烈改變，被改造後的地景也成為戰後東臺灣地區發展的基礎。

在自然地景方面，隨著在東臺灣的熱帶栽培事業的推展與土地開闢，利用大面積的土地種植繁多種類的熱帶經濟作物與造林，例如棉花、苧麻、魚籐、紅茶、煙草、油桐、樟樹、相思樹、金雞納樹、黑栲等（ibid: 287），「臺拓」的熱帶栽培業改變了當時東臺灣的地貌，並成為往後東臺灣的歷史地景。為了開闢荒地，「邊區」的土地開墾讓河川荒廢地變成平野，淺山丘陵地區轉化成田園，加上在開闢土地上打造各項現代化的基礎建設，使得東臺灣的熱帶栽培事業所打造的現代化建設取代原來的荒地或原始林，成為新景觀（ibid: 125）。與此同時，蕃人授產政策也逐漸將熱帶栽培事業帶入山區，山地的熱帶栽培業也形成「山地企業化」的現象。整體而言，

熱帶栽培事業的推展讓東臺灣披上了新的現代化地景。不僅如此，為了在花蓮地區推動工礦產業，花蓮地區的平野與淺山地區突然冒出一間間的人造工廠，徹底地改造了花蓮的環境景觀。

在都市景觀方面，「臺拓」在東臺灣的經營也營造了東部「邊區」地帶的都市景觀。首先，熱帶栽培業所引爆的開墾熱潮在當時帶動了新興臺東街，讓臺東街進入「時代的轉換期」，往「產業都市建設」邁進，興建與更新各項公共設施與人口增加使得臺東街與臺東廳煥然一新（ibid: 252）。其次，進入戰爭時期，因現代大資本重工業進入花蓮地區，使得花蓮港街逐漸壯大，成為新興軍需工業都市。官營移民帶來大量人口以及現代化基礎設施與交通建設的建置，讓花蓮港街成為一個現代化都市，並取代臺東街成為東部地區的政經中心（ibid: 256-257）。

在人文地景方面，為了開闢位於東臺灣的「邊區」，引入大批移民開墾東臺灣地區的政策不但改變了當地的人口結構，進而量變產生質變，也重新打造了「邊區」的人文景觀。「邊區」的開發讓原本居住在此地的「蕃人」、從明鄭時期陸續遷徙到東部的漢人後代、早於「臺拓」進入花東地區的「內地」與「本島人」移墾民、以及在 1937 年之後陸續來花東開墾的日本移民與西部漢人生活在同一個地理空間。以此，東臺灣成為一個具有複雜族群關係的文化與社會空間。

然而，上述充滿活力的人群互動與「邊區」各種層面的地景變化之間的動態歷史過程在本書中卻沒有被清楚地呈現，這樣的缺憾也使得「邊區」（frontier）作為貫穿本書的核心概念的想像變得薄弱。如何讓作者辛苦所搭設的歷史舞臺具有更濃郁的「人味」，將是以下評論的主軸，本人將從提供地理資訊知識，以及反思「邊區」概念著手，協助作者尋找更多歷史的縫隙，讓原本就在歷史舞臺上的人們能有被舞臺燈光照亮的可能。

## 評 論

### 一. 地理資訊科學

在「臺拓」的帶動下，探討開闢土地與推展熱帶栽培事業對東部地區的影響是本書的重點之一，因而若能透過地圖呈現地景地貌的變化則有助於讀者們掌握更具動態的「邊區」發展史。然而在本書中僅有兩幅地圖說明東部地區的開發情況，分別是圖 3-1〈「臺拓」在東臺灣的事業地〉以及圖 4-1〈「臺拓」在東臺灣的移民事業地〉。此兩幅地圖分別說明事業地與移民事業的分布位置，但卻無法呈現該事業地的土地利用情況。若能善加利用歷史圖資並予以數位化在 1937 年到 1945 年間的土地使用情形，以及讓歷史地圖資訊與統計資料與檔案有更細緻的對話，將有助於重建當時動態的地景變化。

在 1937 年與 1945 年間，至少有 1944 年美國陸軍製圖局出版的《美軍五萬分之一地形圖》(Map of Formosa) 以及 1924 年到 1944 年由日本陸地測量部所繪製的《五萬分之一臺灣地形圖》。關於《美軍五萬分之一地形圖》(Map of Formosa)，由於該圖繪製時是日本殖民時期，美軍主要是依靠空照圖來繪製該地形圖，然而由於無法實測，部分地區的土地使用判讀可能失真。現存，該批空照圖存於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若能善加利用該批空照圖圖資將有助於呈現東臺灣地區在戰爭末期的土地使用情況。另外，日本陸地測量部之《五萬分之一臺灣地形圖》雖然在 1937 年因戰爭造成從能高山到大武山山區中央山脈兩側的實測工作停頓，但該批地圖還是能夠提供關於花東縱谷與東海岸地區的豐富地理資訊。

## 二. 反思「邊區」概念

「邊區」(frontier)是本書的核心概念也是作者所關注的歷史舞臺。藉由「臺拓」在東臺灣的「邊區」治理經驗的討論，作者說明作為國策會社的「臺拓」在日本殖民經濟史的特殊性。然而，什麼是「邊區」呢？作者認為：「『邊區』(Frontier)，意指相對於其他地區處於未開發或是發展遲滯的區域。」(ibid: 4)又為何東臺灣被視為是「邊區」呢？因為「日治時期，常以落後(後進性)、停滯性、未開發以及人口稀少等『邊區』意象指稱東部」(ibid: 4)。

從殖民帝國之眼所見的東臺灣是地廣人稀、發展落後、資源充沛以及荒地遍佈亟待開墾的地區。但是當時的「東臺灣」真的如此嗎？似乎在「邊區」的視野下，在當時花東地區的人們是一群沒有與殖民母國「同時共代」(coevalness) (Fabian 1983)的人。在本書，作為一位盡責的歷史學者，作者大量使用日治時期的殖民政府官方與「臺拓」的歷史檔案資料(林玉茹 2011: 28-30)，在繁瑣的史料整理出這個具有時代意義的「臺拓」的東臺灣開發史。然而，過度倚賴歷史檔案來闡述這段歷史，卻無形中將帝國的「邊區」視野變成了本書的視野，闡述出從帝國之眼看出的「邊區改造」的「大歷史」(History)。然而，這樣的「大歷史」可能遮掩了存在於「邊區」的各式各樣人民的「小歷史」(histories)，如此阻礙了本書無法更生動地呈現東臺灣地區豐富多樣的人文景觀與動態的歷史進程。

研究大洋洲殖民歷史的人類學者 Nicholas Thomas 提醒我們，過度倚賴殖民政府歷史檔案的殖民史研究所形成的「大歷史」不僅壓抑了「小歷史」的聲音，甚至強化或重申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不平等的權力關係(Thomas 1990: 143-4)。研究印尼殖民史的人類學者 Ann Laura Stoler 則提出，所有文本都有其特殊的歷史時空且蘊藏著許多的層次(layers)，如何挖歷史資料所蘊含具有多義性(polysemic)

的訊息則是理解殖民經驗的關鍵（1992：182-184）。上述歷史人類學者的殖民歷史研究的論點並非全然否定殖民政府的檔案資料的重要性，也非一味地強調必須偏重被殖民者的殖民經驗來理解殖民歷史。他們反對將殖民歷史變成另一種單一論調，把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關係簡單化成一組「剝削與抵抗」的角力。因此，Nicholas Thomas 建議研究殖民歷史的學者可將所有的文本都視為「部分的文本」（partial texts），藉由不斷地挖掘各種文本與檔案資料所蘊藏的多層次的訊息，以此超越既有的歷史視野，並重新檢視殖民的經驗（Thomas 1990: 157-8）；Stoler 則建議，應從不同的歷史資料中體會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一同共構的殖民經驗（Stoler 1992, 1995）。簡而言之，在研究殖民歷史時，所有的文獻都不能偏廢且需善加利用，以此貼近當時人們所經歷的歷史經驗。

我認為上述歷史人類學者的殖民史研究的方法論與認識論對於理解「邊區」人民的生活方式與社會是有助益的。James Scott 在《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2009) 描述居住在 Zomia 地區人們的歷史。Zomia 地區位於中南半島北邊山區，長久以來是中國、越南、寮國、緬甸政權無法掌握的地區，對這些環伺周遭的政權而言，Zomia 地區是「邊區」，該地區是落後、鬆散、不文明、難以控制且野蠻的。但是對於 Zomia 地區的人們而言，這個所謂的「邊區」是他們的「安置之所」，他們游耕、放牧、共產、以口述知識取代文字記錄等方式以抵抗環伺周邊的政府對他們的課稅與財產控制。這些從中央政權看似落後的生活方式其實是一種從精神層次到物質層次的抵抗。作者透過 Zomia 的歷史提醒我們從中心的文明觀點來思考「邊陲」的概念有時會遮蔽了對於「邊區」人們的能動性與歷史經驗的理解。

雖然我無意將 Zomia 地區直接類比東臺灣，但是 James Scott 提醒我們，或許對於日本殖民政府或作為國策會社的「臺拓」而言，花東地區是「邊區」，但對於生活在當時花東地區的人們而言，所

謂的「邊區」或許是他們安身立命之所，是他們的家鄉。早在殖民時期之前，這個殖民帝國的「邊區」便存在著不同的人群。如同族群認同研究學者所闡述的族群邊界的形成過程（e.g. 王明珂 2003；Barth 1994），生活在東台灣的群體在不同的歷史脈絡中捲入了各種不同的資源競爭與分配，形成族群的邊界，與族群之間的各種權力關係的組合（參照 孟祥翰 2001）。即便進入到殖民政府時期，東臺灣地區的族群之間的互動並未停止凍結，只是進入到另外的歷史時期，受到不同外在政治與經濟力量的影響，產生不同的變化與排列組合。因此，東臺灣的殖民「邊區」並非單純是一個「臺拓」經營的客體(object)，也非完全被殖民政府所宰制。東臺灣的區域發展一直有自己的歷史脈絡，生活在當地的人們無論在那個歷史脈絡中，都有其主體性（subjectivity）與能動性。所以我認為在 1937 年到 1945 年間殖民「邊區」的改造的歷史戲碼是「臺拓」與當時生活在東臺灣的人們所共同導演、編劇與演出的。

固然本書的目的在於透過歷史檔案資料重建「臺拓」在東臺灣的殖民經濟史，架構一個清晰的歷史舞臺，但是若能更進一步關注在歷史舞臺上的各種人物的描寫，將能提供更清晰且生動的歷史圖像，與刻畫「臺拓」或殖民政府改造東臺灣的「邊區」的動態過程。本書所關注的歷史時期是從 1937 年到 1945 年，這段歷史距離今日不到百年，參考相關的歷史研究、人類學民族誌、與口述歷史的研究將有助於提供該時期更豐富且多元的歷史經驗。

首先，在相關的歷史研究中，朱德蘭的〈臺灣拓植株式會社的政商網絡關係(1936-1945)〉(2005)提供我們「臺拓」高層與殖民政府高層與金融界的緊密關係。施添福（1995）提出，日本殖民政府在東臺灣的原住民集團移住政策其目的原只是要為了易於掌控來消除反叛，以及解決在東臺灣推動熱帶栽培業勞力不足的問題。換言之，原住民的議題也是東臺灣「邊區」發展的重要課題。從許多臺灣人類學者的東臺灣原住民歷史研究（e.g. 陳文德 2001：125-6；黃宣

衛 2005；黃宣衛、羅素玫 2001：318；黃應貴 2001），我們一方面可以看到「臺拓」的熱帶栽培業與土地開墾對於生活在「臺拓」事業區內或周邊的原住民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到「臺拓」在「邊區」活動時其所遭遇的「蕃人」，在當時他們的社會正面臨著因殖民政府集團移住政策與經濟生產模式從小米文化轉換到水田文化的影響，而產生劇烈的變化。

再者，利用口述歷史的研究方法也能夠讓本書的內容更加生動與展現動態的歷史過程。事實上在本書中，作者也引用所蒐錄的口述歷史資料，利用十一位與「臺拓」在東臺灣開發歷史有關的受訪者的口述歷史訪問記錄資料作為歷史佐證；也試著運用臺人日記，例如張麗俊的《水竹居主人日記》（1906-1937）和林獻堂的《灌園先生日記》（1927-1944）等，藉此瞭解當時臺灣人如何思考東臺灣。作者希望透過上述資料達到「以與文獻對照或補齊不足，並釐清移民移入東部的背景、開墾過程、生活形態，以及與會社之間的關係」（林玉茹 2011：29-30）。但在內文中，上述的日記與口述歷史資料被放於註釋，成為註解歷史檔案的工具，化成「大歷史」的點綴。在此建議，作者若能試著讓口述歷史資料與史料有更多層次的對話，將受訪者的小歷史與殖民「邊區」的大歷史併陳於內文當中，相信將有助於帶領讀者進入到當時生活在「邊區」人民的生活經驗與殖民經驗。

## 結 論

從「邊區」人群活動的角度來重讀本書是有意義的。因為本書不斷提及「臺拓」在開發東臺灣的過程中，勞力不足一直是阻礙產業發展的重大問題。為了解決勞力的問題，「臺拓」一方面帶來大量的移民工人進入東臺灣( *ibid*: 123-4)，另一方面運用承包制度( *ibid*: 151-158) 或原住民勞力引介業務的推展以有效運用東臺灣地區的勞

動力。上述的政策都牽涉到複雜的人際網絡，所以「人」的因素是「臺拓」經營東台灣的關鍵，也是造成帝國「邊區」想像與實際政策推動產生落差的原因。換言之，「人」的因素意味著「臺拓」在東台灣的經營必然受到「邊區」社會與文化因素的影響。然而，「臺拓」的移民政策與其產業發展所創造出吸引西部本島人移入東部的拉力，也本質性地改變了東台灣地區的人口結構，進而影響到人文景觀。這樣人文景觀的改變是和東台灣地區的更全面性且快速的資本主義化與生產模式的改變是連動的，並進而促使「邊區」的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產生結構性的改變。總而言之，「臺拓」對於東台灣的殖民「邊區」的改造不僅是經濟模式與區域發展的改造，同時也牽涉到社會、經濟、文化、人口結構與族群關係的改造。在此理解下，我們才有可能讓「邊陲空間可以成為一個主體論述的對象，而不僅是被視為一個地區、一個配角的存在」(林玉茹 2002b: 124)。

## 參考書目

王明珂

2003 羌在漢藏之間：一個華夏歷史邊緣的歷史人類學研究。台北：聯經。

林玉茹

2002a 國策會社的邊區開發機制：戰時台灣拓殖諸事會社在東台灣的經營系統。台灣史研究 9(1): 1-54。

2002b 歷史學與區域研究：以東台灣地區的研究為例。東台灣研究 7: 103-133。

2003 國家與企業同構下的殖民地邊區開發：戰時「臺拓」在東台灣的農林栽培業。台灣史研究 10(1):85-139。

2004 戰時、邊陲、與殖民產業：戰時台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東台灣投資事業的佈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43: 117-172。

2008 軍需產業與邊區政策：臺拓在東台灣移民事業的轉向。台灣史研究 15 (1): 81-129。

2011 國策會社與殖民地邊區的改造：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東臺灣的經

營（1937-1945）。南港：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

孟祥翰 纂修

2001 台東縣史・開拓篇。台東市：台東縣政府。

施添福

1995 日治時代台灣東部的熱帶栽培業和區域發展。台灣史研究百年回顧與專題研討會宣讀論文。

陳文德 纂修

2001 台東縣史・卑南族篇。台東市：台東縣政府。

黃宣衛

2005 國家、村落領袖與社會文化變遷：日治時期宜灣阿美族的例子。台北：南天。

黃宣衛、羅素玫 纂修

2001 台東縣史・阿美族篇。台東縣：台東縣政府。

黃應貴 纂修

2001 台東縣史・布農族篇。台東市：台東縣政府。

Barth, Fredrik ed.

1994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Bergen : Universitetsforlaget ; London : Allen & Unwin.

Fabian, Johannes

1983 *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Scott, James C.

2009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Stoler, Ann Laura

1992 "In Cold Blood": Hierarchies of Credibility and the Politics of Colonial Narratives. *Representations* 37 Special Issue: Imperial Fantasies and Postcolonial Histories: 151-189.

1995 *Capitalism and Confrontation in Sumatra's Plantation Belt, 1870-1979*.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Thomas, Nicholas

1990 Partial Texts: Representation, Colonialism and Agency in Pacific History. *The Journal of Pacific History* 25(2): 139-158.